

匈奴興亡之追蹤

江 鴻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人文庫

二五〇
二五二

匈奴興亡之追蹤

江 鴻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卅952
2473



匈奴興亡之追蹤

著者 江 鴻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發行人 朱 建 民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基本定價 陸角整

校對人：王秀雲
張樹怡
三
三
二
一
一

謹以此書爲蕭青萍

學兄令堂林太夫人

百齡大壽暨青萍兄

八旬上壽獻禮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及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序

匈奴爲中華民族之一支，在南匈奴未入長城與漢族同化以前，原爲大漠以南之遊牧民族。近代中西研究匈奴史者，歐美日本更多於我。但外人之研究，常自西元前九十年北匈奴西遁至鹹海時開始，過去則稱不知何來。而我國史書，則又僅至當時西遁大澤（應卽鹹海）而止，以後則不知所終。本書則試將匈奴興亡之全部經過，作有系統之研究，兼及匈奴之命名，發祥地何在，爲何突然而興，最早與漢族接觸地區，長城之興建最初非爲匈奴，漢族如何反攻，匈奴之三次西遷，乃至第五世紀威震西歐之阿提拉王朝是否爲匈奴後裔等問題，一一詳爲分析，用工程分析方法，道前人之所未道。尤其漢匈兩族之主要行動，用表列方式，對照順序編列，使先後行動及主動被動，不述自明。而所製四圖，更增研讀分析之情趣。附錄六篇，益增讀者對於漢匈兩族之印象。至於所選插圖，多爲珍貴史料，旨在促進讀者之由故紙堆中發掘研究之興趣耳。

本書經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審查，介紹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作者並已另寫德文本，擬在西德出版，目的在提供外國學者資料，促進共同擴大研究，更盼我國治史者予以指正充實，以求完整。

作者與本人同時留德，素佩其治學之勤，治事之精。作者以耄耋之年，採用歌德方法，兼收正史及

傳說，博徵旁引，更能利用工程方法，分析考據，創製圖表，明晰正確，文筆簡練，使讀者逸趣橫生，不忍釋手。不但可以使國人對於我中華民族悠久之文化，浩繁之歷史，益增信心，更對國人愛國情操與文化精神，有所進益。如能列為中學生讀史之補充教材，其效果當益宏也。

朱建民

七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目 錄

前 言	與匈奴有關之問題及研究方法·····	1
第一章	匈奴釋名·····	7
第二章	研究分析的重要工具—圖和表之繪製··	15
第一圖	漢族與匈奴最早接觸地區圖·····	17
第二圖	戰國至漢初北方開疆建郡及建造長城圖	18
第一表	漢族築城及與匈奴四百年征伐對照表	29
第二表	漢族及匈奴四百年間重大行動時期對 照表·····	38
第三章	漢族與胡族最早接觸地區·····	39
第四章	匈奴之興·····	46
第五章	匈奴之強盛·····	55
第六章	漢族之反攻及其他政策·····	61
第三圖	漢匈兩族重要征伐路線及年代·····	62
第七章	匈奴的三次西遷以至消失·····	67
第四圖	匈奴追蹤圖·····	75
參考書	·····	76
附 錄	·····	77
壹	趙武靈王及騎兵戰之興衰·····	77
貳	王昭君的青塚·····	94
叁	鄂爾朶斯高原及三月會·····	96
肆	伊金霍洛成吉斯汗成陵·····	98
伍	漢武帝之受降城·····	100
陸	焉支山和祁連山·····	102
柒	西域各國·····	104
捌	阿襁公主·····	107

前言

與匈奴有關之問題及研究方法

從幼年讀中國歷史起，便對於漢唐盛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於他們當初的開疆拓土，乃至當時的偉大人物，深記不忘。同時對於那時的對手匈奴，也震驚他們的勇猛。却對於匈奴之如何突然興以及他們最後的不知所終，歷史上却没有交代。由於中國的文化最久，歷史記載最全，史書浩繁，也就未能深入研究了。及至出國留學，却不斷地碰上一些匈牙利人、芬蘭人，他們每見中國人，不說「你是天的兒子嗎？」便說他自己也是蒙古種，並且以高顴鳳眼（他們稱之爲縫眼）爲證。因之這個問題，便常存心中，無從解決。直到做事之後，行路較多，常去國外，於是歷史地理，始不斷觸及，乃感覺到自己對於史地竟是一張白紙而一無所知。尤其和外邦友人談到這些問題時，感到羞慚。例如外人問到阿提拉 Attila 是否中國匈奴的後代時，瞠目不能作答。從此匈奴問題，逐漸形成了我對歷史求解答的問題。十數年來，收集了不少中外有關的書籍地圖，窮一年之努力，大致已獲得若干的了解，不料着手寫稿時，却不斷發現許多新的問題，例如：

- 1 匈奴何故採用這一醜陋的國名？
- 2 匈奴發祥地究竟在何處？基地又在何處？
- 3 匈奴何以會突然興起？其原因何在？
- 4 長城真是爲了防匈奴而建造的嗎？

5. 匈奴和漢族最早的接觸地區何在？
6. 漢帝何以能由被打轉變成進攻？
7. 匈奴最盛時疆域到何處？其統治方式如何？
8. 漢族成功的各種措施。
9. 匈奴爲何三次西遷，不再東還？
10. 匈奴所建的悅般國如何結局？
11. 阿華人是匈奴人嗎？
12. 阿提拉真是匈奴人後裔嗎？

作者以耄耋之年及一人之力，撰稿謄稿，製表製圖，數易其稿，累更其圖。幸而大致完成，仍以對於歷史缺少通盤研究，僅以一知半解，單對本題，試求獲得若干完滿之解答。必然仍有缺失和遺漏之處。仍盼中外史地學者，能作進一步之研究，使其完善。

唐代大詩人李白（註），傳說爲漢化胡人之後。可能他知道不少漢胡兩族的鬥爭史。他寫過一首描寫有關兩族間的鬥爭詩，題爲戰城南，詩曰：

去年戰，桑乾源（桑乾河源出晉北，經河北入海）

今年戰，蔥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日。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鵲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吾人不得已而用之。

這首詩道盡了漢胡兩族間的苦戰，由萬里長征到烽火不息，也敘述了秦造長城，漢設烽火。更描述了胡族放牧和以殺戮爲耕作。最後還談到敗馬悲號和戰死者之屍塗草莽和腸掛樹枝，真是兩族間長期爭鬥最好的敘事詩。

十九世紀末，德國漢學家夏特 Friedrich Hirth，引據漢書上匈奴人自己說的話，說他們是以馬上戰鬥爲國，是有根據的。當西元前五十三年，匈奴已被漢武帝趕到了漠北，內部分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召集各部落首腦在單于庭開會商討降漢或拼戰到底。他自己了解，由於漢帝聯絡烏孫夾攻（時在 72 BC）匈奴被殺四萬人，損失牲畜七十萬頭。而且次年匈奴反攻烏孫時，却被北方的丁寧和東方的東胡，交相夾攻。更逢天寒大雪，不但人死了三成，牲畜更死了一半，筋疲力竭，再加上內部五單于爭立，非降漢即死亡。雖然一部份人反對降漢，其理由爲：「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鬥爲國，故有威名。戰而死，爲戰士所應有。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該國。漢雖強，猶不能兼併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但最後諸王考慮存亡，終於降漢，並遣子爲質，郅支亦遣子爲質。次年降漢帝於五原塞。降漢時單于稱臣而不拜，位在諸王侯之上。呼韓邪在西元前卅三年第二次請謁漢帝時請婚於元帝，元帝以宮女王嬙（昭君）妻之。王嬙極美，單于極愛之，號爲寧胡閼氏（Inchi），所生一子，爲右日逐王。呼韓邪死後，王嬙復配復株累單于，又生二女（見

資治通鑑）。王安石有明妃詩記之。詩曰：

明妃初出漢宮時	淚濕春風鬢脚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	尚有君王不自持
歸來却怪丹青手	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	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便不歸	可憐着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	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	好在氈旃長相憶
君不見	咫尺長門閉阿嬌

人生失意無南北

氈車百輛皆胡姬 明妃初嫁與胡兒

傳與琵琶心自知 含情欲說無語處

彈着飛鴻勸胡酒 黃金桿撥春風手

砂上行人却回首 漢宮侍女暗垂淚

人生樂在相知心 漢恩自淺胡自深

尚有哀絃留至今 可憐青塚已蕪沒

昭君和番以及王昭君擅長琵琶的故事，至今猶爲國人所熟知。但由這一故事，使我們了解漢朝的和親政策以及匈奴之沒有倫理觀念。而和親政策，的確也有維護邦交的效果。但是漢族和親政策最大的效果，還是與烏孫聯姻的那一幕。那也是漢武帝接受張騫建議的效果。當張騫奉使西域，歷盡艱辛，到了大月氏之後，原來計畫結合大月氏夾攻匈奴的計畫，因爲大月氏並不熱心，他便另外找到了烏孫。回來報告了武帝，乃於 105 B.C. 以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爲公主，下嫁烏孫國王昆莫。昆莫之父原爲烏孫國王，被月氏殺死之後，昆莫猶在襁褓。傳說單于看見竟有狼哺乳烏

銜食以飼昆莫，乃予收養。及長作戰有功，乃將烏孫還給他統治。等到單于死後，昆莫不忘殺父之仇，便不再臣服匈奴。細君嫁去之後，昆莫自顧年老，二人又不通話，擬將細君下嫁其孫岑陁，漢帝允其從俗乃嫁岑陁，但僅四、五年即死。漢帝又以解憂公主配之。後來解憂竟做了三代之妻（岑陁死後先配其弟再配其子），烏孫尊稱她為三代國母，主持國政甚久。生子均送漢就學。數次與漢聯合作戰。最激烈的一次，便是前面所說的西元前七十二年，也便是匈奴損失最重的那一年，從此匈奴便衰敗了下來。解憂公主最後要求回漢獲得漢帝同意。回國時年已七十，兩年後去世。細君公主嫁到烏孫後，曾寫過一首黃鵠詩留傳至今，其詩如下：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漢帝看到這首詩，不免傷感，也曾經常派人慰問，但由這首詩才查悉烏孫原來也是位於祁連敦煌的游牧民族，後來爲東鄰月氏所逐遷居西域，又與匈奴爲敵。張騫建議與烏孫聯婚聯盟，夾攻匈奴，果然生效，無怪梁啟超推崇他的開發西域之第一功臣開花於前。而班超則爲完成之第二功臣結果於後，這批評極爲正確，但不能抹煞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大將軍作戰之功。

我之所以引述這兩段故事，是爲了證明德國哲人歌德所說的話，他說：

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最刺激者，無過於在

歷史和傳說之間，找到了最完整的故事。
另外一位德國歷史家 Thierry 梯理則說：
一切在沙漠裏活動的遊牧民族，命運就像
潮汐一般，一波一波的起伏，無從捉摸，
就同個人的探險事業一般。因而其歷史就
像一部小說。

作者之研究匈奴興亡史，便是採用上述二人的說法，再配合工程分析研究的特製圖表，希望由此而能找出兩千多年以來，尚未解決和匈奴有關的若干問題。如果不全或有遺漏，則有待史地專家去補充和糾正了。

註：另說李白在西元七〇〇年出生於突厥佔領下之碎葉（今屬蘇俄吉爾吉斯）其西有地名千泉，為可汗避暑盛地，李父李客為漢人後裔，母為胡人，李客為金寶巨商，於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年）李白五歲時同返西蜀，故識突厥文，後為唐玄宗（西元七四二年）草和番書，名傳千古。（碎葉見第三圖）

第一章 匈奴釋名

凡是讀過中國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匈奴的。可是人們對於匈奴的來無影和去無踪以及他們何以採用這樣醜陋的國名，却至今除了許多中外學者對於去的踪跡，努力追究外。對於另外兩個疑問何處來及何以名匈奴，均尚無人研究。作者不敏，試求解答。茲先對匈奴二字釋名。不敢說是正確，至少爲一嘗試。

史學家對於匈奴，過去均在匈字上作研究，從夏之苗裔淳維，乃至以後之薰粥、獵允、葷鬻、鮮虞乃至昆戎、狄戎，全都拉得上關係。由於匈奴並無文字和記錄，無論中外治史者，全是根據中國古史所載，加以引伸。不錯，古史上歷代不同的名詞，誠如大學者王國維所說隨世異名，因地殊號。因爲他們自己沒有文字，一切名稱，可說都和匈字之音相近。有人說他們自稱爲人，其音爲匈 Hun 或昆 Qun，這證明匈族源出通古斯 Tunguse。至於有若干西方學者，說匈奴後代橫掃歐陸號稱上帝之鞭的阿提拉 Attila 源出芬族並非匈奴之後，其理由爲：匈奴人的話爲突厥語而阿提拉所說則爲芬語。這種推測不足採信。我更敢說，那是倒果爲因。因爲芬蘭話中至今仍然含有許多蒙古字。芬蘭人自稱源出蒙古，老友曹謨曾到芬蘭出席幾次國際會議，芬蘭工程師曾親自告訴他如此說。另一老友黃佑也告訴我，他也曾去赫爾辛基開過會，其言語與歐洲其他各國完全不同。在彼兩週，竟連一句芬

蘭話都未學會，也說是源出蒙古。而阿提拉則未曾到過芬蘭，而芬族也非遊牧民族。阿提拉所說的芬語，也許就是蒙古語亦即匈奴語。而匈奴語之爲突厥語，此所謂突厥語，當係指小亞細亞之地方語而非純正之我國北方突厥語。這有一種解說，即北匈奴一部於西元一百年左右由漠北西遷悅般鹹海後，經二百七十年的生聚，不但必已和當地民族通婚而混血，甚至單于的稱號都取消了。言語生活，也必定有了混合，外加他統治下被脅參戰的異族部落很多，則阿提拉人民的話，夾什了突厥話，自必可能，但不能因此便證明阿提拉源出芬族。

英國名史家威爾斯曾引述東羅馬帝國曾派 Priscus 晉謁阿提拉，他回去之後曾有一段謁見阿提拉的記錄。原文是希臘文。他說：「汗庭位於多瑙河大平原上，形如大營舍之村莊，人民住在茅舍或篷帳之中，阿提拉所住則爲一木宮，設在一大堡圍之內，圍內堆積掠奪物品極多，阿提拉則仍採用匈奴舊俗，用木盤木碗，也不吃麵包，經常馳騁飲酒。飲宴時有丑角表演，夾用拉丁哥特及匈奴語。阿提拉自稱爲古代與中國人爭雄的匈奴人後裔。」由此可見阿提拉仍是匈奴人，不過生活習慣和語言却已混雜而不純了而已。各國史學家 Hirth、Nemetic、Barthold、Ebert、Kissling、Drouin、Oberhammer、Bowra，都主張 Huns 即是匈奴，美國耶魯大學 Palmer 編製之西洋歷史地圖亦畫出 Huns 係由匈奴族西進而成的，則阿提拉之爲匈奴後裔，應該不再有問題了。（林旅枝匈奴史）

如今談到主題，爲什麼我們叫他爲匈奴呢？匈是他們的自稱，其意爲人。而奴字照字面看來是賤稱，有奴僕之意。治史者一般都認爲是漢族隨意裝上的，有蔑視之意。中國歷史上誠然在唐代有過崑崙奴，那是阿拉伯人東來所販賣的黑奴，那是真正的奴隸，但不能因此便妄指前代匈奴的奴字，也有同樣的意思。漢代曾和匈奴作戰幾十年，絕無輕視敵人之意，甚至還經常要與匈奴和親，將公主嫁給匈奴單于。即令後來南匈奴降漢，漢帝還待以國君之禮，除了稱臣以外，位在所有王侯之上，而且不拜，這一切都絕無輕視匈奴之意。如果奴字是賤稱，匈奴絕不會承受了幾百年而不提出抗議。最低限度在冒頓最強盛之時。因此這個奴字，便值得吾人探討。早在抗戰初年，我曾經三次奉命前往雲南，最後一次，還曾遠赴大理麗江。在昆明和大理，我由大理總管段功而獲知他和阿禡公主間的一段悱惻故事，也曾詳細記錄了下來。由阿禡公主悼念段功慘死的輓詩，我獲得奴字的另一解釋。這故事曾經在重慶編寫成話劇「孔雀膽」公演，轟動一時。這故事是這樣的：

在元朝後期，各地紛紛亂起，楚紅巾賊明玉珍入川，聲勢浩大。至元十三年，還派了一支兵進攻雲南，直達金馬（昆明）。元帝派駐昆明的梁王名把匝剌瓦爾密，竟無力對抗，逃到了楚雄。由第九代的大理總管段功帶兵將明玉珍的軍隊擊敗，梁王爲了報答段功之功，不但保薦段功做了雲南的平章，還將女兒阿禡公主嫁給了段功爲妻。段功便在昆明住了下來，不想回大理，原配夫人高氏做了一首詩，叫人送給了段